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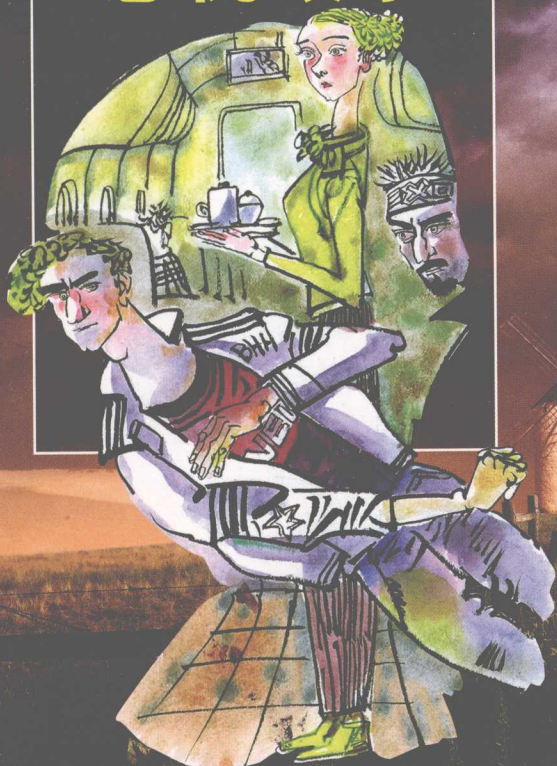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恩仇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恩仇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恩仇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321-1857-1

I. 恩...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5950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恩仇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陈中朝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321-1857-1/I·1508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511511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067)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 (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山村恩仇记

乐极生悲	2
恩将仇报	4
羊入虎口	6
捆绑夫妻	9
劫后重逢	11
遗恨人生	14

两代人恩怨

夜半枪声	17
生死转换	21
前途渺茫	24
姑娘来访	27
慈母断肠	31

出国前疯狂

朋友?	36
弱女?	39
骗子?	41
特务?	45
魔鬼?	48
杀手?	51

畸形情恨仇

妒火	56
畸恋	61
探监	64
亡魂	69

真正的被告

多情的早晨	73
姑娘的苦心	76
奇怪的情书	79
悔恨的泪水	82
卑鄙的要挟	84
真正的被告	87

商场生死战

生死之交	92
逼上死路	95
绝处逢生	99
见死不救	101
生生死死	104

带刺曼陀罗

湄南河遇险	108
玉佛寺见“鼠”	111
芭堤雅迷雾	114
柳暗复花明	117
庐山真面目	120
苦心设陷阱	125
风流未了情	129

佛门霸王花

尼姑刑警	134
绝招惩顽	136
浴场治匪	139
比武道情	145
姐妹拼搏	148

山村恩仇记

以怨报德的人应该是人类的公敌，他对待人类可能比他对待自己的恩人还要恶毒。



山村恩仇记



乐极生悲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皖南山区。山民胡继生进城办完事，天色已晚，回家的末班车开走了，胡继生回家心切，便甩开大脚，徒步朝家里赶去。一路走得急，越走越热，为了提神，胡继生从兜里掏出支卷烟，叼在嘴上，又摸出火柴，“嗤”地划着点上。就在这时，他的右脚踝“啞”地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几乎同时，一阵火烧火燎般的疼痛传遍了全身，疼得他“啊”地大叫一声，冒出一身冷汗。他本能地朝脚下一望，啊呀！皎洁的月光

下，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正慢悠悠地往路边游去。山区长大的胡继生一眼就看清了，这是一种极毒的蛇，叫“五步龙”，人一旦被它咬了，走不出五步就会休克。天！这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连个人影都不见，如何是好？

胡继生“咚”地跌坐在地上，他使劲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哆哆嗦嗦地往小腿肚上系。此时，小腿已像吹了气似的肿起来，还没待包扎好，胡继生感到一阵胸闷，人慢慢地昏迷了过去。

就在这人命关天之时，灌木林中走出一个小青年来，他几步奔到胡继生面前，看了看，便从腰后抽出把砍刀，抬起胡继生的右腿，在两个毒蛇牙痕间狠狠地划了一刀，接着俯下身，使劲吮着汩汩外冒的血水，吮一口，吐一口，吐一口，吮一口。这样折腾了几分钟后，才用布条将胡继生的小腿箍住，然后使劲背起胡继生，摇摇晃晃地往山下走去。

山路漫漫，十几里山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胡继生被送进了卫生院。大夫一检查，连连摇头，赶紧转县医院，直接将他送上了手术台——为了保住性命，只有截肢了！

胡继生的命终于保住了，但右腿却永远失去了，他的未婚妻听说他成了残疾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还不算。一阵忙乱过后，胡家想到了那救命恩人，他是谁呢？经四处查找，终于把他找到了。但胡继生的父亲胡明杰代表儿子去上门致谢时，却怔住了，想不到救命恩人竟是横山岭唯一的地主查翰祥的独生儿子查小龙！

已从医院回了家的胡继生说：“爹，不管怎样，人家救了我的命，总该上门谢谢嘛。”“你懂个屁！他是地主崽子，我是贫协主席，水火不相容，这可是立场问题！”胡明杰一边训斥儿子，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过了几天，胡明杰试探地问儿子：“你后半辈子怎么打算？”“我……”胡继生痛苦地摇摇头，说不出话来。

胡明杰叹了口气：“唉！我和你妈总不能一辈子侍候你呀，我给你想个办法吧。”他凑到儿子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胡继生听了大惊失色：“使不得。爹，这伤天害理呀！”

“你这个傻蛋。”胡明杰扇了儿子一个耳光，愤愤地骂道：“那你就给我滚！自己谋生去，我们不管了！”

恩将仇报

隔天，胡明杰带着村治保主任、民兵营长等一大帮人，踏进了地主分子查翰祥的家。查翰祥第一次接待这么多“高贵”的客人，吓得战战兢兢，手足无措。

胡明杰没睬老地主，他直奔查小龙，开门见山地说：“你再说一说那天晚上的事！”

查小龙赶紧道：“胡大爷……”

胡明杰一摆手：“别套近乎，你什么意思？”

查小龙身子微微颤了一下，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忙改口说：“报告贫协主席，那天晚上我有事外出……”

治保主任突然杀出一句：“你外出向谁请假了？”

“我、我没有……”

胡明杰脸上掠过一丝阴笑，一本正经地问：“你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胆可够大的，老实交代，干什么去了！”

汗水立刻从查小龙的额头冒出。他不是不知道村里的规矩，他们一家外出是一定要请假的，但是那天晚上情况特殊，因为他是和女朋友约会，这怎么说得出口呢？

查小龙尽管一表人才，但因为是地主子弟，所以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女人，对他来讲，是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许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查小龙请假去山外卖柴。那天，雾挺重，一团一团的在他身前身后飘来飘去。拐过山角，是一片松

林，当查小龙朝松树林望去时，透过白雾，他隐隐约约发觉那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他愣了一下，预感到什么，忙卸下柴火，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到了近前一看，见树上吊着一个人，查小龙没顾得多想，举起砍刀，一下子砍断了勾命的绳索。那人“噗”地落在地上。查小龙扶起那人，这才发现是个满俊俏的姑娘！

查小龙探探姑娘的口、鼻，发觉还有热气，于是他坐在一边静静地等待。约摸一袋烟的工夫，姑娘渐渐苏醒了，她缓缓坐起，看看四周，自言自语地问：“我是在哪里？”

查小龙忙上前说：“大妹子，这是红枫山！”

姑娘一惊，紧张地问：“你、你是谁？”

“我、我是——”查小龙不知怎么回答，“大妹子，你干吗这么想不开，唉！”说罢，摇摇头，背上柴火，准备继续赶路。

姑娘捡起被砍断的绳索，看了看，才明白自己仍活在世上，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查小龙有些放心不下，又放下柴火，返身回来开导姑娘：“大妹子，俗话说：没有迈不过的火焰山。你要想开些。”

姑娘止住泪，望了望查小龙，向他说起了自己的不幸。

姑娘是金鸡岭的，叫何秀姑。秀姑的出身和查小龙一样，也是个地主子女。虽然她拼命地干活，想以汗水洗刷掉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但人们仍不肯宽恕她。秀姑想嫁个清清白白的人家，好以此结束自己受歧视的处境，可是没有人愿意娶她。大前天的黄昏，五十多岁的老村长破天荒地来到她家，色迷迷地盯着秀姑问她爹：“听说你们秀姑要寻婆家？”秀姑爹唯唯诺诺。村长淫笑着说：“你们家的姑娘谁敢要？这样，嫁给我吧！”全家人一时都惊呆了，秀姑爹忘了自己的处境，当时就一口回绝了。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那天夜里，村长竟用暴力强奸了秀姑。

秀姑万念俱灰，哭着跑出家门，她漫无边际地走着，最后来到这里上吊。秀姑的不幸遭遇，引起了查小龙极大的同情。他

反复劝着秀姑，自己也落下了眼泪。秀姑知道查小龙出身也不好，不由大着胆子说道：“小龙哥，你要不嫌弃，咱们两个……”

查小龙一震，共同的处境和遭遇，让他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紧紧相拥在一起……

以后，查小龙便经常和秀姑约会，那晚他们分手回家时，查小龙猛地发觉山道上有人走动，吓得他赶紧躲了起来，没想到正巧碰上胡继生遭蛇咬。眼下，面对胡明杰的逼问，查小龙只能低头不语，这事决不能连累秀姑！

胡明杰等了一会，终于冷笑一声，一字一句地说：“查小龙，那天晚上你私自出村，偷砍山林，陷害解放军战士……”

“没有，我绝对没有！”

胡明杰不让查小龙说下去，一使眼色，治保主任和民兵营长扑上来，三下五除二将查小龙捆起来，将他送到了县公安局。

羊入虎口

查小龙进了监狱，胡继生却成了英雄！

不久省报刊登了长篇通讯《惊心动魄的阶级较量》，报道说：山民胡继生在归家途中发现地主崽子查小龙破坏集体山林，于是挺身而出，严词怒斥。查小龙先是以金钱收买，胡继生愤怒地将钱打掉，后来查小龙凶相毕露，拔刀砍向胡继生，又放出事先准备好的毒蛇……胡继生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坏人抓到没有？山林破坏没有？”

到处请胡继生作报告，乡里还按月给他发放补助金。公安局根据有关人员的证言，又验证了物证——那把沾有胡继生血迹的砍刀，最后决定对查小龙实行逮捕。

这一切，秀姑还都蒙在鼓里。查小龙出事后，秀姑曾几次去红枫山等心上人，可等到天明也没见查小龙的影子。以后，才听

说查小龙已被逮捕。秀姑如雷击顶，悲痛欲绝，她怎么也不相信查小龙会搞阶级报复，毕竟出事那天自己一直在他身旁呀。秀姑考虑良久，毅然来到胡明杰家里，她要问个究竟。

胡明杰正在劈竹篾，见一年轻姑娘进来，不觉有些奇怪，忙问：“你找谁？”“找你！”“找我？什么事？”“我想为查小龙求情。”

胡明杰把脸一沉，怒声喝道：“为那个地主崽子求情？你是他什么人？”秀姑脸一红，但还是轻轻回答：“未婚妻！”胡明杰吃了一惊：“咦，我怎么不知道，你……”

秀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世以及和查小龙相识的经过，随后便求胡明杰能网开一面，将查小龙保出来。

胡明杰一边听着秀姑的解释，一边心里打着主意：这送上门来的俏姑娘，说什么也不能让她飞走！胡明杰定定神，故意严肃地说：“查小龙搞阶级报复，他犯的是死罪，这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只要我们家属提出来，他就得挨枪子，成为千古罪人！”

秀姑惊得浑身颤抖起来，连声哀求道：“大伯，求求你，千万不要上告！他是好人，他肯定是无辜的呀！”

胡明杰见目的即将达到，才不慌不忙地说：“当然喽，要救他也容易，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秀姑忙点头：“行，行！只要你们别杀了他。”

“痛快！”胡明杰放声大笑，“其实是件好事，从今儿起，你给我家继生做老婆吧！”

秀姑闻听，惊得大叫起来：“不！我不干！”

胡明杰见秀姑不答应，气得大骂起来：“混蛋！不识抬举的东西，你这个地主崽子，若是前些日子，送上门，我们还不要呢！不答应？好，你滚！滚！你他妈前脚出去，后脚我就派人去公安局，让查小龙那王八羔子挨枪子！”

“不！你不能这样！老天有眼，你要遭报应的呀！”秀姑的心像被万把钢刀乱戳。她知道胡明杰这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但

她更知道，查小龙的性命就捏在胡明杰手里，自己真要不答应，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一时间，秀姑的头脑像一团乱麻，搅得她麻木了。

胡明杰趁这空隙，溜进了儿子的房间，轻轻地对胡继生说：“娃，怎么样？送上门的大仙女啊！”

胡继生望望堂屋里的秀姑，产生了一种青春的骚动。前些日子，他的良心也不时受到自责，自己毕竟是在做一桩伤天害理的事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父亲的百般开导和荣誉的引诱下，他慢慢地泰然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自己的前程、幸福，他终于丧失了人性，点点头，说：“您看着办吧！”

胡明杰走到秀姑面前，强拉起她，一直把她拖到继生的房中，气喘吁吁地问：“说！你到底答不答应？”秀姑痛苦地摇摇头：“贫协主席，我是查小龙的未婚妻啊！”

胡明杰可真是气坏了，他疯狂地用双手揪住秀姑的头发，往墙上撞去，边撞边骂：“查小龙！查小龙！我叫你不忘查小龙！告诉你，你再不答应，我就喊人，说你引诱我儿子，哼，那时，叫你和查小龙一块挨枪子……”

秀姑被撞懵了。她思来想去，为了救查小龙，她只能牺牲自己了。于是咬咬牙，流着泪说：“好，我……我答应，不……不过，你们也得答应、答应我一件事。”

胡明杰一听大喜过望，连声说：“行，行！什么事？”

秀姑说：“你们一定要放了查小龙！”

胡明杰思忖了一下，囁着牙说：“这嘛，我可没权放人。这样吧，我去给公安局打个招呼，就说我们受害家属不追究责任，这可以了吧？”

秀姑这才作罢，她理了理衣服，欲往外走。胡明杰手一拦：“哪去？”“我先回家告诉一下我妈。”“不必了，我会叫人告诉的。今晚上你们就把事办了！”

捆绑夫妻

秀姑的婚事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因为洞房之夜，她没有见红。胡继生愤怒地打她，咆哮地逼问：“说，你和谁搞的？”秀姑不语，胡继生抄起木棍，劈头盖脸又是一通乱打，打累了，又问。秀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说出了被村长强奸的事。胡继生听罢，竟半天没言语，眼中露出骇人的凶光，冷冷地说：“咱们走着瞧！”

不久，县里来了通知：查小龙以偷盗集体财产罪、反革命阶级报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消息传来，秀姑哭成个泪人，她知道自己上了胡家的当，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她只能认命了。

几天后，秀姑战战兢兢地提出要去探监。胡继生刚要发火，却被胡明杰拦住了：“人之常情，去就去嘛！秀姑，把竹笋炒点，带给小龙。监狱里伙食差，唉……”

胡继生见爹说这话，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爹——”

胡明杰睨了儿子一眼：“你懂个屁！”

秀姑高高兴兴地乘车，步行，边走边打听，终于来到百里之外的劳改农场。她说明了来意，管教干警进去后又出来，对秀姑说：“姑娘，对不起，查小龙不见你！”

秀姑哭了，她一定要见查小龙，向心上人诉说自己的苦衷，求得查小龙的宽恕。

管教干警挺同情她，又进去好半天，出来后摇着头说：“查小龙坚决不见你，并说让你忘掉他，今后不要再来了！”

秀姑哪里知道，胡明杰早就让人把秀姑和胡继生结婚的事告诉了查小龙，并说是秀姑主动找上门的。这样一来，既让查小龙痛恨秀姑，也让秀姑从此死了心。

从这天起，秀姑慢慢变得麻木不仁了。婚后不久，金鸡岭的村长和贫协主席被胡明杰父子请到横山岭。落座后，胡继生开门见山问村长：“知道我请你来干什么吗？”村长心中有鬼，满脸赔笑：“大侄子娶了我们村的秀姑姑娘，咱们就是亲戚了。”

胡继生“啪”地一拍桌子：“少他妈充愣！我问你，你对秀姑……”

村长尴尬万分，嗫嚅了半天，才打着哈哈说：“你、你看，过去、过去她不是被专政对象吗？她、现在是，是咱无产、产阶级的人了，你借我三个胆儿，我也不敢。大侄子有啥要求，你尽管提。”

胡继生早就没了什么羞耻感，黑着脸伸出三个手指：“给 300 块吧！”

“啊，这么多？”那个年代，300 块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金鸡岭的贫协主席忙站起来打圆场：“继生同志，你是全省的英雄，大人不记小人过，你高抬贵手，150 吧！”

胡继生眉头皱皱，想了想，说：“好，给贫协主席个面子，150。不过，今晚这顿酒钱得你村长掏！”

村长点头如鸡啄米：“行！行！”

一笔交易做完，四个男人围桌而坐，大吃大嚼起来。

不一会，由于酒精的刺激，四个男人是无话不谈，山村轶事，鸡鸣狗盗，天南海北一通乱扯。

酒至半酣，胡继生从屋里拄着拐杖出来，径直进了屋旁的杂物间。秀姑正端着一盘菜过来，无意中朝杂物间一望，不由愣住了，差一点惊叫出声。昏黄的电灯光下，只见背对着门的胡继生手里攥着条小银环蛇，正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一截细竹筒里。他要干什么？秀姑心头闪过一丝不祥，但她不敢声张。她被打怕了。

酒宴还在继续。胡继生回来，仍挨着村长坐了下来。他的

褂子放在了身边的椅子上，秀姑已揣摸出那截竹筒就藏在褂子里，她紧张得不知所措，赶紧退了下去。

突然，胡继生高声喊：“秀姑！秀姑！”秀姑忙从灶间跑出来，问：“什么事？”

胡继生指着一碗豆腐，吼道：“你他妈做的什么菜，成心不让老子吃啊！”秀姑还没待还嘴，只见白光一闪，一碗豆腐已砸到她的头上。村长和贫协主席见主人发火，忙在一边相劝：“哎呀，继生，别生气。算啦，算啦。”秀姑含着泪弯腰收拾地上的碎片，她大着胆子朝胡继生望去：只见胡继生悄悄地将竹筒对准了村长的小腿肚……

金鸡岭村的村长，在胡继生家喝完酒后，死在半路上。他家里的人问同去的贫协主席，贫协主席说：“我们一直在一起喝酒。他这是急症！”

秀姑得到消息，怔怔地说不出话。自己天天和一个杀人魔鬼生活在一起，她好怕。可是一个弱女子，举目无亲，她能到哪里去告状？如果斗胆把真相说出来，她一个地主子女的话，又有谁能相信？

劫后重逢

时光荏苒，二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里，秀姑曾几次去劳改农场，可每一次都吃了闭门羹。五年前，管教干警告诉她，查小龙已平反释放了，至于他去了哪里，他们也说不清。秀姑心中的支柱没了，她更茫然了。

二十年里，秀姑生下了两子两女。可悲的是：四个子女都和她亲近不起来。因为他们的爷爷、爸爸时时向他们念叨秀姑作风不好，再加上秀姑沉默寡言，更加深了和子女间的隔阂。

到了八十年代初，国家给地主、富农摘了帽子，许多人开始